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陳瞻燧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八 起柔兆閹茂九月盡著雍困敦七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自是年八月甲子以後凡稱上者皆太宗也厥九勿翻但詔歸所掠中國户口徵温彦博還朝彦博没于突厥見上卷八年朝直遥翻丁未上引諸衛將卒

習射於顯德殿庭是年八月上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後常御之將即亮翻下同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少詩照翻下同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將即亮翻幾居希翻少始紹翻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唐考功之法上中下皆分三等中多之中竹仲翻帥所類翻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

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唐舊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郃陽置西韓州又于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是自韓城乘驛入朝也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少詩照翻每觀敵陳則知其彊弱陳讀曰陣下其陳同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

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乗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巳酉上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長知兩𨻶）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當丁浪𨻶）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巳（將即亮𨻶）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闗西首應義旗（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葢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徳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没（事見一百

劉黑闥再合餘燼（八十八卷 武德二年）叔父望風奔北（事見一百八十九卷 四年）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儕士皆切 分扶問切）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

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為于偽翻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妖於驕翻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歐陽修曰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置弘文館於殿側唐會要武德四年於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為弘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即位於弘文殿

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按閣本太極宮圖弘文館在門下省東而不載弘文殿納義門在嘉德門之西即我朝之崇文館也避宣祖諱改弘為崇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生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更工衡翻朝直遥翻行下孟翻榷紇岳翻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詔追封故太

子建成為息王諡曰隱齊王元吉為剌王息古國名諡法隱拂不成曰隱不思忘愛曰剌暴戾無親曰剌諡神至翽剌廬達翽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太極宮圖宜秋門在千秋殿之西百福門之東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考異曰高祖實録建成元吉傳太宗踐阼改葬加諡太宗實録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唯唐歷在此年十月貞觀政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宣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黄門侍郎葬建成元吉恐在後但别無月日可附今且從唐歷上許之命宫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生於承乾殿因以名之

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户正一品二曰嗣王

郡王食邑五千户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户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户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户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户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户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户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户從五品上凡封户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真户分食諸州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於上前瑀音禹射寅謝翻數數所角翻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之直而不相親乃親封德彝者葢以瑀之疎直難與共事於危疑之時而封德彝之狡數不與之親密則不能得

其情也後之為相者其心無所權量但曰親君子遠小人未有能濟者也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上時掌切辭指寥落由是忤旨忤五故切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考異曰舊傳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於家俄拜少師復為左僕射坐與叔達忿爭免按實錄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厥九勿切踐慈演切請户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户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同曾祖為

再從兄弟同高祖為三從兄弟從才用翻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封宗室為郡王見一百九十卷五年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從千容翻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力役蓋防閤庶僕白直之類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

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笑不壞顔為哂哂式忍翻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去羌呂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邪音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

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夫音扶喪息浪翻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巳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是年六月廢大行臺置大都督府是後分諸州都督府為上中下三等大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三品別駕正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司馬正五品下下州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馬亦皆遞降一等獠魯皓翻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守式又翻帥與率同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邪音耶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

言事者比至朕皆粘之屋壁粘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省悉景治直吏數所角下者數同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使吏封德彞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唐制民年十六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為丁充力役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按唐制中書舍人則署敕魏徵時為諫議大夫抑太宗亦使之連署邪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

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虚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幾居豈翻數所角翻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蠲圭淵翻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

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調徒弔翻給復方目翻方復扶又翻下復點同言既散還其已輸之物而復徵之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以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治直之翻守式又翻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治直吏翻下同上悅曰鄉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夫音扶治直吏翻下同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

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景州漢平原郡鬲縣地隋置引高縣屬觀州唐平河北分引高置景州上州錄事參軍從七品上掌勾稽省署抄目錄事掌受事發辰兼勾稽失）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好呼到翻）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

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好呼到切鮮悉善切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唐諸州無記室唯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品上蘊古蓋廬江王瑗督幽州時為記室也唐制資序未至以它官入省者為直上時掌切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屯陟倫切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治直之切重直龍切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云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淳之純切母莫胡切一音武由切牂作

郎翻背力彫翻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曰以黃綿為圜用兩組掛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也黈他口翻塞悉則翻上嘉之賜以束帛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縵四匹綿四屯凡時服稱一具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會稱賜束帛有差者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一匹命婦視其夫子除大理丞大理丞正六品掌分判寺事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事見上卷是年六月幾居依翻然凡有天變

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黠，户八翻）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老莊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吏多受賕（枉法受賂曰賕賕音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司門郎屬刑部掌天下門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有令史六人唐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遺于

季翻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引論語孔子之言道讀曰導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治直吏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惡烏路翻樂音洛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在高麗東南亦曰秦韓相傳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東界居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毋丘儉破高麗奔沃沮後復國其留者為新羅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彊盛因與百濟為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麗力知

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孝武太元十年損助教為十人唐助教五人從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經教授

三國皆上表謝罪上時掌翻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帝初

諡文皇帝廟號太宗咸亨五年追諡太宗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追尊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又加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觀古玩翻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陳讀曰陣新志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彞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彞頓首謝　己亥制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程大昌曰唐西内太極殿即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巳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此太宗時入閤之制也至高宗以後多居東内御宣政前殿則謂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則謂之入閤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謂之入閤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長知兩剷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斷丁管剷　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唐制諸王有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正

七品上請改為加役流從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考異曰新舊刑法志皆云居作二年今從王溥會要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兵部郎中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擢為大理少卿少始照翻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選息絹翻下同首手又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幾居豈翻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斷丁亂翻此乃忍

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復扶又翻下不復朕復何同冑前後犯顔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寃獄　上令封德彛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詰去吉翻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治直吏翻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彛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彛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

偏歷諸司捜摘疵纇摘他狄翻纇盧對翻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衞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長知兩翻驍堅尭翻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冒莫北翻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

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宜州道為天節軍置將軍一人燕因肩翻）藝之初入朝也（武德五年藝引兵與太子建成會討劉黑闥遂入朝朝直遙翻）恃功驕倨秦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毆烏口翻）上皇怒收藝繫獄既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妖於驕翻）謂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趙慈皓馳出謁之（諸州治中即別駕）藝入據豳州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為行軍總管以

討之長知兩翻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圖之岌魚及翻事洩藝囚慈皓岌在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衆潰弃妻子將奔突厥至烏氏厥九勿翻漢烏氏縣屬安定郡故城在彈箏峽東氏音支左右斬之傳首長安弟壽為利州都督亦坐誅　初隋末喪亂喪息浪翻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帥讀曰率長知兩翻為于偽翻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少詩沼翻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

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劒南十曰嶺南京兆同華商岐邠隴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為關內道洛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蔡汴宋亳徐濠宿鄆齊曹濮青淄登萊棣兗海沂密為河南道蒲晉絳汾濕并南汾遼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為河東道懷孟魏博相衛澶貝邢洺磁恒冀深趙滄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檀營平為河北道荊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洋利鳳興成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為山南道秦渭河鄯蘭階洮岷廓疊宕涼瓜沙甘肅為隴右道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黃安申為淮南道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焚為江南道益嘉眉邛簡資巂雅南會翼維松姚悉戎梓遂綿劒合龍普渝陵榮瀘為劒

南道廣番循潮南康瀧端新封南宕春羅南石高南合崖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豸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樂南恭融容牢南林南扶南越南義交陸峯愛南德為嶺南道

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內命婦宮內女官自貴妃至侍巾亦分九品外命婦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為妃一品之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勲官四品有封者母妻為鄉君凡外命婦朝參視夫子之品唐制皇后以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與服志皇后親蠶服鞠衣黃羅為之帥讀曰率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少詩照翻瑀音禹好呼到翻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鄉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京官即在京職事官更宿中書內省更工衡翻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數所角翻下數與同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樂音洛性麤暴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復

有告其謀者復扶又翻下汗復復與同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事見一百九十卷高祖武德六年厥九勿翻退保恒安隋朔州雲內縣之恒安鎮即後魏所都之平城也唐後置雲州及雲中縣恒戶登翻其衆皆中國人多弃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鴈門縣帶代州漢廣武縣地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頡奚結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君璋猶豫未決恒安人郭子威説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説輸芮翻突厥

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數所甬翻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苑君璋與劉武周同起至是始降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芮古國名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時掌翻去羌呂翻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治直之翻好呼到翻譎古穴翻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諡法思慮果遠曰明注云自任近乎專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蕭瑀去年免官復扶又翻下第復同少始照翻瑀音禹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賑津忍翻秋七
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
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無忌皇后之兄以佐誅建成元吉為功長知兩翻
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歐陽
修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共議
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太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
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
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
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
書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

一皆宰相職也數所角翻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卒子恤翻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畧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華人謂中國人也華讀如字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數興兵討其反覆者故無寧歲更工衡翻好呼到翻冒莫北翻會大雪深數尺深式鴆翻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

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畜許救翻　斂力贍翻）由是内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瑀音禹長知兩翻）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弃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黄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

戌出士廉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朝直遥翻　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不知其入銜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魏徵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銜矣它官參預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刑部郎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辯其輕重邸丁禮翻姓也後魏有邸珍

上問其行能行下孟翻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唐承隋志尚書諸司皆有主事從九品上獨言不可

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法徵入朝朝直遠翻下同

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從才用翻馮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後魏於新豐鄭縣之間置渭南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尹在長安東一百一十五里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厥九勿翻為野人所殺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談姓殿名姓譜蜀録云晉有征東將軍談巴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久未入朝朝直遥翻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絶何云反

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使疏吏翻下同）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　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作李公淹又有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偕行今從實錄）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使疏吏翻朝直遥翻）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瑀音禹　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監工銜翻長知兩翻　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卒子恤翻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斥還舅氏高士廉無忌及后之舅也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為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泣為于偽翻　安業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

妄所為恐亦為聖朝之累（累力瑞翻）由是得減死流嶲州（嶲音髓）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言無其事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遠於願翻）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見賢遍翻下進見同）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喪息浪翻）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瞿九遇翻）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

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契息列翻陶音遥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逢皮江翻折之舌翻爭讀曰諍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愎符逼翻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事見二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公輩

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時掌翻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治直之翻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夫音扶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

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黄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中書出命門下審駁按唐制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中書舍人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而過門下省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駁北角翻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難乃旦翻當丁浪翻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之短遂成怨隙復扶又翻比毗至翻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言知其非而不加駁正也順一人之顔情為兆民之深怨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内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

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閒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賈音古)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賕音求邪音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好呼到翻忘巫放翻)上曰然朕與

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曹魏時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姦非遂稱殿中侍御史唐從七品下掌朝廷供奉之儀式安喜縣屬定州漢為盧奴安僉二縣地章帝改為安喜慕容垂改安喜為不連後魏復曰安喜後齊廢盧奴縣入安喜隋改曰鮮虞唐復曰安喜　仁師至悉脫去杻械去羌呂翻杻女九翻　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此時敕使非官官凡奉敕出使者則謂之敕使使疏吏翻　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少始照翻反音翻　人情誰不貪

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為于偽翻下不為竊為同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規圖也治直之翻知其寃而不為伸邪邪音耶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上好騎射好呼到翻下同騎奇寄翻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大門九重人主之門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虎豹九關皆言九門也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

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少詩沼翻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悦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幾居豈翻　考異曰韓琬御史臺記伏伽武德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關龍逢遊于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過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録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御史臺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觀縣

古之觀國國語注曰夏啟子太康之弟所封也觀縣漢屬東郡光武改曰衛縣晉魏屬頓丘郡曰衛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縣屬魏州唐屬澶州選須絹翻下同觀古玩翻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樂音洛下遐嫁翻使疏吏翻詔使即前所謂敕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

秘書監晉陵劉子翼晉陵縣帶常州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劉子翼第四唐人多以第行相呼學行下孟翻復扶又翻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鄃令裴仁軌鄃縣漢晉屬清河郡中廢隋開皇十六年屬置貝州鄃音輸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唐制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下侍御史從六品下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

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義豐漢中山安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曰義豐屬定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陁迴紇都播骨科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厥九勿斵敕勒即鐵勒也薛延陁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陁部有之號薛延陁姓一利咥氏回紇先曰袁紇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後稱回紇姓藥葛羅氏居薛延陁北娑陵水上距長安七千里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

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骨利幹居瀚海北多濫葛亦曰多覽葛在薛延陁東瀕同羅水同羅在薛延陁北多濫葛之東距長安七千里而贏僕固亦曰僕骨在多濫葛之東地最北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固鄰于鞢鞨思結在延陁故牙渾在諸部最南斛薛居多濫葛北奚結在同羅北阿跌一曰訶跌或為跌跌契苾一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濫葛之南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固接避薛延陁保奧支水今陘山斛薛之下結之上當有奚字紇音鶻跌徒結翻契欺紇翻苾毗必翻又蒲結翻霫似入翻磧七迹翻 考異曰舊書敕勒作鐵勒新書云即元魏時高車或曰敕勒訛為鐵勒今從新書舊書多濫葛作多覽葛又作多臘葛今從實錄唐統紀又舊書僕固或作僕骨按胡語難明以中國字寫之故訛謬不壹今從陳子昂集及僕固懷恩傳

薛延陁於諸部為最彊西突厥

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薛桑葛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渠帥所類翻相帥讀曰率）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楞盧登翻貪于山新書作貪汚山）又以薛延陁乙失鉢為也咥小可汗（咥徒結翻）居燕末山北（燕因肩翻）及射匱可汗兵復振（復扶又翻）薛延陁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此上皆序隋時事去羌呂翻）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鬱督軍山在大漠外直長安西北六千里）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

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帥讀曰率下同頡奚結翻　考異曰舊鐵勒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于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陁已叛頡利擊走其欲谷設安得二年始附頡利乎頡利政亂薛延陁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新書阿史那社爾傳以欲谷設為頡利子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菩薄乎翻薩桑葛翻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陁又破其四設突厥號典兵者為設四設四部帥之典兵者也頡利不能制頡

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饑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周有大行人之官秦為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鴻臚梁置十二卿鴻臚為冬卿去大字唐因之掌賓客及凶儀之事璹殊玉翻臚陵如翻）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瘦許救翻下同）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間古莧翻背蒲妹翻）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

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種章勇翻畜許救翻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高祖實錄止云葉護舊傳作統葉護今從之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高平王道立使西突厥見上卷高祖武德八年俟渠之翻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數所角翻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從無忌之請也考下文可見長知兩翻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

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閒古莧翻為于偽翻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六司侍郎吏部正四品上餘皆正四品下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左右司郎中從五品上尚書左丞勾吏户禮十二司右丞管兵刑工十二司左右司郎中各掌副十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　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彦擊走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

越王楚王祐為燕王燕因肩翻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上時掌翻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舜明目達聰而難任人故四凶不能逃其罪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事見秦紀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事見梁紀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事見隋煬帝紀及高祖武德元年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

黄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賑津忍翻比必利翻及也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厭於鹽翻卒亡天下卒子恤翻下同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治直吏翻下同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

昔諸葛亮寘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二年廖力救翻又力弔翻卒子恤翻）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事見隋紀）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相息亮翻）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少始照翻囚帳具每月禁繫罪囚之姓名猶今之禁歷也）上命自今大辟（辟毗亦翻）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自二省長貳而下至諫議大夫也）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

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復扶又翻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太極宮承天門左右有東西朝堂朝直遥翻下同　關内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為于偽翻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詔書畧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悦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瘞於計翻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厥九勿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霫而立翻降户江翻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陁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奚結翻紇下没翻敗補邁翻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騎奇寄翻還從宣翻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隂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數所角翻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夏户雅翻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

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頡奚結翻使疏吏翻下同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結兄弟事見上卷高祖武德七年然頡利亦與之有盟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武德九年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書仲虺之誥之辭夫音扶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

契欺紇翻又音喫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下同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索山客翻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先悉薦翻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夏戶雅翻長知兩翻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

降者相屬數所角翻騎奇寄翻踐慈演翻閻古覧翻屬之欲翻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將即亮翻洩息列翻由是上下益相疑昊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時掌翻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少始照翻又遣昊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克東城見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能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

師都以城降梁師都隋大業末起兵至是而滅從才用翻以其地為夏州夏户雅翻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少始照翻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律有七聲十二律凡八十四調隋有皇夏十四曲孝孫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凡三十一曲十二和者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調徒弔翻和如字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漢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唐協律郎正八品上屬太常寺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

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治直吏翻）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北齊之時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杜佑曰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鬢垂並陳後主所造恒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為此曲）其聲哀思（思相吏翻）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夫音扶故樂音洛）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為于偽翻）公豈悲乎右

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載孔子之言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垂古之巧人度徒洛翻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中竹仲翻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所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同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

垂之規矩而施之罷是亦垂之功巳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巳（治直吏翻下同）五帝三王其違世巳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所樂音洛　邪音耶）夫禮樂有本有文（夫音扶）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遠於願翻　被皮義翻　朝直遥翻　比毗至翻又音毗）

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浹即協切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見本紀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王莽令劉歆考定律呂義和掌之班固取以志律歷漸臺事見漢淮陽王紀漸子廉切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晉武帝使荀勗定鍾律平陽之災謂

懷愍二帝蒙塵也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四器謂制四通也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元年臺城之辱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舜樂曰韶禹樂曰夏湯樂曰濩周武王樂曰武夏戶雅翻濩戶故翻茍其餘不足以稱之稱尺證翻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蹔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蹔與暫同樂音洛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易以豉翻而果於

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夫音扶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記禮記之言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論語載孔子之言惜哉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行下孟翻）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出玄武門北入禁苑）見蝗掇數枚（掇丁活翻又陟劣翻拾取也）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

民受災為，于偽翻。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朝，直遙翻。三，息暫翻，又如字。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隋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省置起居郎二員以其它官兼者謂之知起居注知起居事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言所談者惟苦行空寂也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

聽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好呼到翻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任而身為弑逆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按通鑑紀事各為段凡改段處率空一字別為一節此段頭既空字以字之上合有上字文乃明　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更工衡翻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貞觀元年改德州曰南郡曰驩州　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自以為功頗有觖望之色觖窺瑞翻又於決翻怨望也　及得罪怨憤而死　秋

七月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徙邊長知兩翻武牙郎將即虎牙郎將唐避諱改虎曰武將即亮翻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喑于今翻啞烏下翻夫養稂莠者害嘉穀夫音扶稂魯當翻莠與久翻稂莠皆惡草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所角翻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九（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閼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按唐會要是時詔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參朝之班宜在本品見任之上觀古玩翻）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比毗至翻上時掌翻）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

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扶夫音後魏之世史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治直吏翻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按儀制令凡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兎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朱鴈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四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唐六典禮部郎中凡祥瑞應見皆辯其物名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合音閤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好呼到翻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少雨少詩沼翻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上時掌翻往

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宜皆出之任求伉儷伉苦浪翻儷郎計翻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洹水縣周建德六年分臨漳東北界置屬魏州洹于元翻於掖庭西門簡出之掖音亦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己未突厥寇邊厥九勿翻朝臣或請修古長城古長城秦蒙恬所築者也自漢至隋沿邊所築城障非一處而長城之延袤未有如秦者也朝直遥翻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

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為于僞翻）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為夏州都督（夏戶雅翻）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少始照翻斂力贍翻下重斂同）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司農官屬有丞主簿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令丞太倉永豐龍門等倉司竹慶善石門溫泉湯等監京都諸宮苑總監諸園苑監苑四面監九成宮監諸鹽池監諸屯監各有監副監丞苑總監又有主簿諸鹽池諸屯監無副監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慙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

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治直吏翻）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朝直遙翻下同）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遂安公壽宗室也）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敦然諾猶重然諾也言既許人則必踐言）柰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

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復扶又翻見賢遍翻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閣本太極宮圖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左右承天門外朝也東朝堂之前有肺石西朝堂之前有登聞鼓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長知兩翻使疏吏翻下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

之此其所長也楊愔字遵彦相齊文宣帝大見親任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復其官則得廕其子若孫唐制凡用廕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廕曾孫五品以上廕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勲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顔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人主之威重於雷霆霽威言猶雨霽則雷

霆亦收威爲于僞翻嘗謁告上冢上時掌翻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嗔昌真翻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武德元年制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皇帝配　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閒讀曰閑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瑗反死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九年瑗于眷翻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邪音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齊桓公遇郭氏之墟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惡惡公曰若子之言何至於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考異曰實錄新舊書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今從貞觀政要）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少始照翻稱尺證翻）

上責之温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為于偽翻說輸芮翻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邪音耶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彥博王珪至今悔之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太宗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教聲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勅所司令舉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責孝孫

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心腹應須中正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辭溫彥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之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常奉明旨勿以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為責只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陛下太宗怒未已懍然作色公又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怒乃解令從舊傳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為于偽翻下為朕同

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

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比毗至翻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邪音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俟渠之翻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西突厥有五弩失畢部泥孰亦一啜之部帥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咥徒結翻又丑栗翻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

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使疏吏翻）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分扶問翻復扶又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史言天方福華東西突厥皆亂厥九勿翻）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陁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頡奚結翻俟渠之翻）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間古莧翻伽求迦翻）賜以鼓纛（纛徒到翻）夷男大喜遣使入貢（使疏吏翻）建

牙於大漠之欝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靺音末鞨音曷磧七迹翻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史言突厥衰而薛延陁彊於漠北霫而立翻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頴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於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按帝自謂居少陽之地蓋以即位以來居東宮也藉秦昔翻

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妖一遥翻司空裴寂嘗聞其

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計公勲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為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上皇閒帝此言其心為如何紊音問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裴寂本蒲州桑泉人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龍平豪靜蒼梧郡之蒼梧置靜州靜平郡幾居豈翻會山羌作亂以為山羌則當是劒南之靜州然劒南之靜州武后時方置若以為嶺南之靜州則羌當作蠻或言刼寂為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

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帥讀曰率朝直遥翻下同卒子恤翻　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　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唐六典左右僕射左右丞相之職也掌總領六官紀綱百揆比聞聽受辭訟比毗至翻下比見比來同日

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屬之欲翻付也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卒子恤翻斷丁亂翻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

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史言房玄齡忠謹被皮義翻朝直遥翻稽音啟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監工銜翻語牛倨翻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太宗之存心如此安有有獻而不納者乎上時掌翻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唐會要武德五年營弘義宮以帝有克定天下之功別建此宮以居之既禪位高祖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宮馬周所謂大安宮在城之西者也更工衡翻上始御太極殿高祖之傳位也帝即位於東宮之顯德殿高祖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謂羣臣曰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省悉景翻駁北角翻鮮息善翻

茌平人馬周茌平縣漢屬東郡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後魏屬東平原郡後齊廢隋開皇初復置屬貝州唐屬博州賢曰漢茌平故城在博州之聊城縣東北茌仕疑翻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唐諸衛中郎將

正四品下將卽亮翻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考異曰舊傳云貞觀五年據實錄詔在此年五年不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今從唐歷附此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為于僞翻上卽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鄭樵曰秦以御史監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罷其名晉孝武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使疏吏翻見賢遍翻監工銜翻使疏吏翻下同稱尺證翻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

朔日有食之　丙子薛延陁毗伽可汗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頡奚結翻上時掌翻暱尼質翻薛延陁等諸部皆叛二也薛延陁諸部叛突厥事始上卷二年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突利得罪見上卷二年拓設即阿史那社爾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欲谷設即為回紇所破者也按舊書李

大亮傳頡利既亡之後拓設諸種散在伊吾塞北霜旱糇糧乏絶四也糇音侯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華人因隋末之亂避而入北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比毗至翻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事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厥九勿翻俟渠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酋慈由翻

長知兩翻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武德二年分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酒泉郡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甘肅二州相去四百二十里捕虜千餘口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使疏吏翻下同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昔旨謂絕畋遊之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缾及荀悅漢紀

按舊書李大亮傳帝詔曰今賜卿胡缾一枚雖無千鎰之重乃朕自用之物荀悅漢紀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

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閲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舊書李勣傳作通漠道當從之後高宗朝裴行儉遣兵由通漠道掩取阿史那伏念輜重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華戶化翻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暢武非地名也營州邊於東胡故美名寵之耳新書帝紀作營州都督薛萬徹命萬徹為總管使之宣暢威武以衆合十餘萬皆受世勣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任音壬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朝直遥翻上謂侍臣曰往者太

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六月一本此下有考異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稽音啟庶幾可雪前恥幾居希翻

壬午靺鞨遣使入貢靺音末鞨音曷使疏吏翻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周秦漢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乙酉上問給事中孔頴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何謂也頴達

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炫熒絹翻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厥九勿翻降戶江翻閏月丁未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强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東謝蠻在西爨之南居黔州之西三百里南謝蠻在隋牂柯郡地南百里有桂領關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朝直遥翻下同種章勇翻黔音琴詔以東謝為應州南

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置漢通謂五溪之地又為武陵郡之酉陽縣地武帝於此置涪陵縣蜀先主立黔安郡後周建德三年置黔州貞觀四年移州治於涪陵江東彭水之東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皆云正會圖按汲冢周書有王會篇柳宗元鐃鼓歌呂述黠戛斯朝貢圖皆作王會今從之

乙丑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牂音臧柯音哥詔以牂柯為牂州昆明東九百里即牂柯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牂州之北一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充州蠻牂柯音臧哥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

其地為執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别為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旁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為崌奉嚴遠四州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强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拓跋氏之後為西夏李繼遷党底朗[illegible]酋慈由[illegible]長知兩[illegible]降戶江[illegible]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

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讐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為監察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

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收養肥殖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治直之翻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

間能無一二人不當當丁浪翻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駮正復扶又翻比毗至翻恒戶登翻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治直吏翻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汚解任濮博木翻龐薄江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

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夜襲定襄破之舊志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省後魏置桑乾郡隋置善陽縣又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築以處突厥啟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舊志曰雲州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恒安鎮也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即後魏所都平城也

開元二十年改定襄爲雲中縣而武德四年巳分忻州之秀容爲定襄縣今見於九域志者忻州之定襄而北定襄自石晉割地入於北國其名晦矣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壞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後魏初之雲中也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石大磧之口也磧七迹翻靖復遣諜離其心腹復扶又翻諜達協翻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蕭后入突厥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降戶江翻下同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啟於蕭

后者先悉薦翊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漢地理志雲中郡治雲中縣酈道元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又有後魏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故城是也又有芒于水出塞外南逕陰山東西千餘里芒于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策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自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新志雲州雲中縣有陰山

道青坡道皆出兵路宋白曰漢雲中郡在唐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雲中故城是也趙武侯所築漢五原故城亦在今勝州榆林縣界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驪力知翻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鐵山蓋在陰山北先悉薦翻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見賢遍翻朝直遙翻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臚陵如翻將即亮翻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考異曰舊書靖傳

以為謀出於靖勣傳以為謀出於勣蓋相與謀耳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新書回鶻傳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此回紇後來彊盛所服九姓是時所謂九姓即謂拔野古延陁回紇之屬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使疏吏翻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騎奇寄翻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降戶江翻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謂漢遣酈食其說下齊韓信乘其無備襲破之使疏吏翻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

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屬武邑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冀州帥讀曰率下同）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考異曰舊書靖傳曰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定方傳曰靖使定方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擊殺數十百人頡利畏威先走今從唐歷）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畜許救翻）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

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頡奚結翻帥讀曰率磧七迹翻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此後方盡有隋恒安定襄之地露布以聞　丙午上還宮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厥九勿翻以御史大夫温彦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朝直遥翻少詩照翻瑀音禹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候大將軍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

長知兩翻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璽斯氏翻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俟渠之翻丙子以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尼女夷翻突利之來奔也見去年十二月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大同道行軍總管

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新志曰黄河東濡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永濟柵也北逕大泊十七里至金河任音壬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頡奚結翻騎奇寄翻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帥讀曰率　考異曰太宗實録云蘇尼失舉衆歸國因以頡利屬於軍吏舊傳云蘇尼失令子忠擒頡利以獻蓋寶相逼之而蘇尼失使忠獻之也漠南之地遂空　蔡成公杜如晦疾篤杜如晦先封蔡國公薨後徙封萊國公賀琛謚法佐相克終曰成民和臣福曰成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

如晦遣使賜其家使流史綱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厥九勿糊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舊書帝紀曰御順天門唐六典皇城南門中曰承天門隋開皇二年作初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蓋古之外朝也順天樓即順天門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

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為寇便橋事見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見賢遍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數與所角翻背蒲妹翻好呼報翻㬥步卜翻復扶又翻下復何同蹂人九翻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館古換翻食讀曰飤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復扶又翻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閣本太極宮圖兩儀殿之北為延嘉殿延嘉殿之東為功臣閣功臣閣之東為凌烟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

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厥九勿翻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降戸江翻下同處昌呂翻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間此兖豫言禹迹九州大界也朝直遥翻分其種落種章勇翻下種類同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顔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河北謂北河之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酋慈由翻

長知兩翻下同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帥所類翻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長知兩翻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易以豉翻下未易易為同夏州都督竇靜夏戶雅翻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首式又翻記曰狐死正丘首置

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畧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七細翻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易以豉翻温彦博以為徙於兖豫之閒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厥九勿翻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

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降戸江翻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近其靳翻蕃扶元翻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絶亂階郭欽論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江統論見八十三卷惠帝永熙九年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閒遂為氊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覆敷救翻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

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卒子恤翻處昌呂翻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定襄都督府僑治寧朔雲中都督府僑治朔方之境按寧朔縣亦屬朔方郡舊書溫彥博傳曰帝從彥博議處降人於朔方之地則二都督府僑治朔方明矣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帥讀曰率

上戒之曰爾祖啟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可從刋入聲汗音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事見一百八十二卷煬帝大業十一年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啟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頡奚結翻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獨思摩隨之竟與頡

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考異曰舊傳云為化州都督按化州乃突利故地安得云統頡利部落也）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柰為豐州都督（隋以五原郡置豐州大業初廢唐初張長遜降復置豐州尋廢是年復以突厥降戶置豐州九原郡）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將即亮翻朝直遥翻）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近其靳翻）

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決（上時掌翻）若仍不伏然後聞奏　丁亥御史大

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瑀音禹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頡奚結翻厥九勿翻考異曰舊傳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據實錄彦博二月已為中書令三月始禽頡利今從實錄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見賢遍翻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事見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

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林邑獻火珠唐書婆利東有羅剎國其人極陋朱髪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日影以艾承之則火出 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好呼到翻 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尼女夷翻將即亮翻 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此三州與祐化長北開四州後皆省史善應亦阿史那種

史單書其姓耳驍堅克翻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上時掌翻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説自洛陽遷長安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邪音耶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晁直遥翻錯七故翻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處昌呂翻厥九勿翻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乘繩證翻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

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轂古祿翻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武德四年令力丁翻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

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為于偽翻）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侍衛未得下牙不皇坐食故立駐傳餐而食也治直吏翻下同朝直遙翻飧千安翻）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

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喜許記翻復扶又翻中竹仲翻爭讀曰諍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

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為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為太子少傅唐東宮三少並正二品掌教諭太子少始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步輿即步挽輿也使之乘至閤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事數所角翻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上令綱與房玄齡侍坐坐徂卧翻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先悉薦翻朝直遥翻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　考異曰舊傳云玄齡等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按玄齡若用心如此安得為賢相且事之用捨在太宗非由玄齡今不取　玄齡魏徵温彦

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劾戸槩翻又戸得翻上竟不問瑀由此怏怏自失瑀音禹怏於兩翻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復扶又翻朝直遥翻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伊吾即漢伊吾盧之地在大磧外東至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是年置伊吾縣及伊州伊吾郡於其地厥九勿翻種章勇翻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此磧即伊吾東之磧使疏吏翻磧七迹翻貯丁呂翻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賑津忍翻使疏吏翻大亮上言上時掌翻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

業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北涼瓜沙肅等州皆河西也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緑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自四品以下緋緑青

有深淺之異九品則服淺青　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沈持林翻每與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　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說輸芮翻下同霫而立翻萬淑萬均之兄也　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厥九勿翻降戶江翻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朝直遥翻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

降頡𢈔結翻降戶江翻因以其地置西伊州西伊州六年改曰伊州思結部落饑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磧七迹翻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諭說式芮翻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騎奇寄翻卒子恤翻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二州皆漢牂柯郡之地武德四年以思州寧夷

縣置夷州貞觀元年廢是年復以思州之都上縣開南蠻置夷州義泉郡隋之明陽郡地也費州涪州郡隋黔安郡之涪川縣地是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并開南蠻置宋白曰費州因州界費水為名　己卯上幸隴州後魏分涇岐二州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改隴州治汧源縣在長安西四百九十六里　冬十一月壬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　甲子車駕還京師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唐藝文志有黄帝明堂經明堂偃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鍼灸之書也藏徂浪翻鍼諸深翻灸居又翻　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武德元年分京兆之高陵置鹿苑縣　乙巳還宮

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朝直遥翻使疏吏翻）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厭於葉翻怛當割翻紇下沒翻）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令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此即謂文泰入唐境之時）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勝音升賈音古）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諸

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復扶又翻）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彦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處昌呂翻治直之翻）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呼到翻）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確克角翻）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

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孟子之言易以豉翻）上深然之封德彞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敗補邁翻）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神農氏世衰蚩尤為暴虐黃帝征之禽殺蚩尤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誅之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殺

紂於牧野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邪音耶澆堅堯翻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治直之翻卒子恤翻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三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斷丁亂翻孔穎達曰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行旅

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封德彝薨於元年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内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稱尺證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房玄齡奏閲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

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卒子恤翻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上謂秘書監蕭璟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隋煬帝蕭后璟同產也故帝問及之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恒有中使察之煬帝猜防齊王暕事畧見隋紀恒戶登翻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璟瑀之

數所角翻

使疏吏翻

悴秦醉翻

兄也（瑀音禹）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厥九勿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與莫賀咄相攻事始上二年）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尼女夷翻）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長知兩翻從才用翻）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癸未朝集

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朝直遥翻上時掌翻

上手詔不許此元正朝集既畢將歸者唐制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師十一月一日戸部引見訖於尚書省與羣官禮見然後集於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陳其貢篚於殿庭朝直遥翻使疏吏翻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時掌翻冠古玩翻唐皇太子冠禮詳見新書禮樂志

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少始照翻

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觀古

玩翻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己酉封皇弟元裕為鄶王鄶古外翻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為梁王惲為郯王愔於今翻惲於粉翻郯音談貞為漢王治為晉王慎為申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斛薛部內附處之靈州今叛　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任音壬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厥九勿翻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　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

女八萬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其女以父禮喪之李綱先為齊王憲參軍事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大建十年　秋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麗力知翻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好呼到翻妖於驕翻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徵明也證也驗也被皮義翻下同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貫鄉籍也治直之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相息亮翻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

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訐居謁翻）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數所角翻）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射而亦翻）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昵尼質翻）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為帝

疏權萬紀張本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冑表諫以亂離甫定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更工衡翻藏徂浪翻上嘉之曰戴冑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璡將鄰翻又則刃翻冬十月丙午上逐兎於後苑唐長安苑城表遠包漢長安故城在其中程大昌曰唐太極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

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攙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門也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内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柰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為于偽翻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斂力贍翻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燕因肩翻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

為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勲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守式又翻中書侍郎顔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王于況翻間古莧翻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為于偽翻省司謂尚書省主者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朝直遥翻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

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鸚鵡能言鳥也萬震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性尤慧解陸佃埤雅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蓋青者又凡種也舊說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瞼眨上惟鸚鵡四趾齊分兩瞼俱動如人目瞼九儉翻眼瞼也眨則洽翻目動也　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使疏吏翻　倭國遣使入貢倭烏禾翻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

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丙子上祀圜丘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党底朗翻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寃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

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爲于偽翻斷丁亂翻唐尚食局屬殿中監有奉御直長掌御膳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武德中置內教坊於禁中有內教博士太常寺有太樂署鼓吹署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隋立十惡之科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唐遵用之　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復上表請封禪朝直遥翻彠一號翻復扶又翻不許　壬寅上幸驪山溫湯戊申還宮　上謂執政曰朕

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惡烏路翻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内附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韃亦曰颯末韃元魏謂之悉萬斤其王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

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治直之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爭讀曰諍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治直吏翻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於如字姓也出何承天姓苑少涉疑似皆榜訊取服少始沼翻榜音考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令力丁翻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

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竇諸洞獠反竇州漢端溪縣地隋為瀧州懷德縣武德四年置南扶州貞觀六年更名竇州取州界有羅竇洞為名朝直遥翻幾居豈翻獠魯皓翻敕盎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帥讀曰率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人中竹仲翻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勝音升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

所部愛之治直吏翻 新羅王真平卒卒子恤翻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